

莎蓓

維柔尼卡·沙特勒◎原著
陳爾雅◎譯

浪漫經典 70



S
by Ver

林白出版社



• 浪漫經典70 •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莎蓓 Sabelle

原著者：Veronica Sattler
維柔尼卡·沙特勒
譯者：陳爾雅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 浪漫經典70 •

A decorative horizontal border with intricate floral and scrollwork patterns, framing the title text.

莎蓓 Sabelle

原著者：Veronica Sattler
維柔尼卡·沙特勒

譯者：陳爾雅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 **Sabelle**
by **Veronica Sattler**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2. Veronica Sattler.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ST. Martin's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2,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70

莎蓓

Sabelle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1992・12月

原 著：Veronica Sattler

譯 者：陳爾雅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鄭傳旺／封面繪圖：咪雅

校對：王曦瀛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寬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7765889-0・17754407

傳真：(02)7711000

劃撥帳號：0014980-9

發行字號：局版台業字4883號

排版者：鴻霖電腦排版公司

地址：北市仁愛路4段122巷63號3樓

定價：新台幣170元

初版：八十一年十二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334-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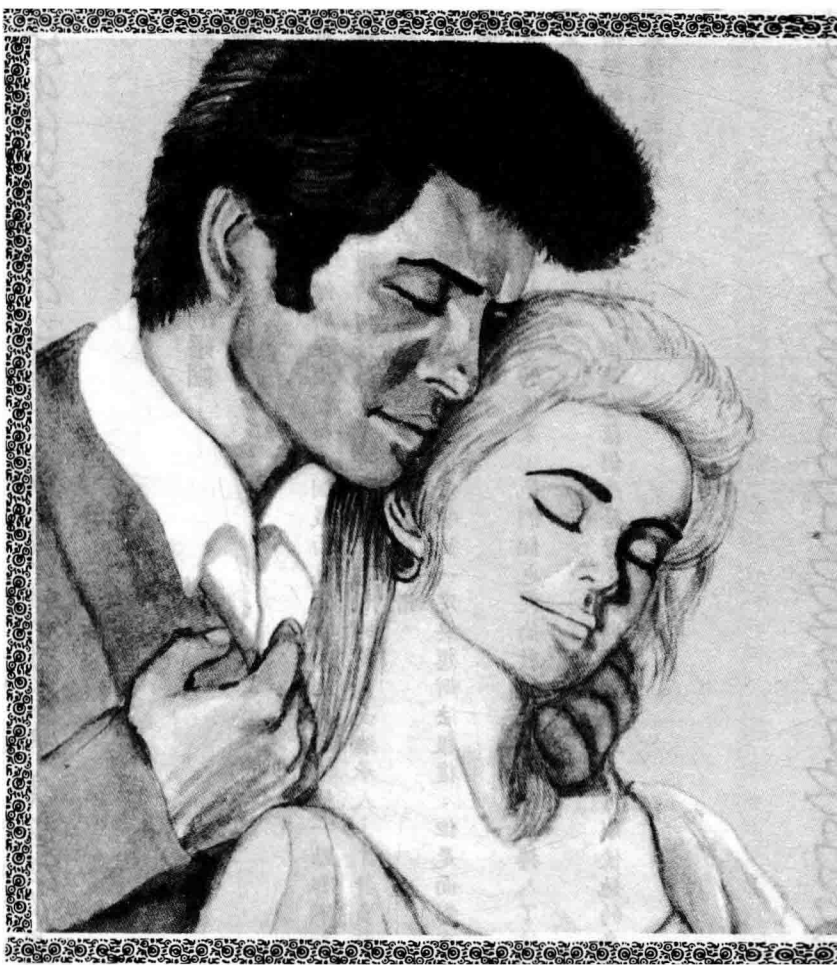
對他而言，這是個便利的婚姻；
對她，卻是一項報復的行動！

英俊的哈福林公爵賀傑斯在酒館和一個戴面具的女人上床時，他一點都不知道她會成爲他的新娘。而面具後的柯莎蓓——一個個性剛烈的美麗女繼承人——身負誓言完成的神秘任務，即使她必須偽裝成一個妓女亦在所不惜。

在遭到公爵粗魯對待的羞辱後，莎蓓發誓她一定要想辦法報復。但是面對高傲的公爵，個性火爆的女繼承人遇到了對手。

當莎蓓的秘密任務引起嚴重的後果，他們倆也從倫敦的豪華宅邸被捲入了這個城市危險黑暗的一面。

憤怒的火花化成了熱情。但是莎蓓仍然發誓：傑斯的愛撫或許可以使她的身體燃燒，卻永遠不能得到她的心……



序幕

一七九二年 倫敦

「妳這個不忠實的婊子！」

十四歲的賀傑斯聽到父親生氣的聲音從房門緊閉的側廳傳出來，他僵住了。但當他一聽到回答的聲音，覺得呼吸都卡在喉嚨，幾乎使他窒息，臉色也變得跟死人一樣蒼白：回答的是同樣忿怒的母親。

「婊子，是嗎？還有『不忠實』！我的天，你還真虛偽！這些年來，宮廷裏那些專門搬弄是非的唇舌光是講『你』征服女人的豔聞，就已經痲痺了，公爵閣下！而你竟敢為這種事斥責『我』！在你像隻公狗跟著發情的母狗團團轉時，我要做什麼呢？在家裏數手指？算了吧！男人可以做的，女人也可以！」

年輕的傑斯蹣跚地退了一步，用雙手塞住耳朵。想把那些刺耳的聲音關在耳外，但根本沒有用，那些話在可怕的幾分鐘內，就使他對父母完全改觀。他狂野暈眩的想理出一些頭緒、一些解釋，但確切的證據不斷地從門後傳出，轟擊著他。不知為什麼，這兩個世上他最敬愛的人，不再有完美的婚姻。上帝！這怎麼可能呢？

他搖著頭，熱淚盈眶，但卻沒有人能回答他。賀薇妮和賀德瑞仍然忿怒地互罵著，他的整個世界也就在耳邊崩潰了。

身為哈福林第七任公爵賀德瑞及美麗的公爵夫人賀薇妮唯一的孩子及繼承人，十四年來，環繞傑斯的一直是安全、穩定又美麗的世界，什麼都不缺少。衣服總是最講究的；住處——無論是在倫敦的宅邸，或是在五處鄉間別墅的私人廂房——都富麗得足供任何王子居住；他有無數的僕人等候召喚；而他的教育，在數位家庭教師的教導下，甚至比王子還好。這一天早晨，他正準備出發去牛津學院，他在那兒修習文學、歷史及古典著作。

沒有幾個貴族子弟能誇口曾受到這麼廣泛及完善的教育。事實上，甚至很少人想到要入學牛津或坎伯利，然而賀傑斯總是在他研讀的每一科中都有最優異的表現。

這種學識的修養是他母親的主意——她的辱罵聲現在又從側廳中傳出來。但他父親那時也同意，因為在兩歲時，他年幼的兒子就已經利用公爵圖書室裏的書學會了拉丁文，而且學得和英文一樣好。

在家庭教師接連不斷的稱許下，他一直沐浴在薇妮和德瑞的愛及讚賞中：四歲通曉西塞羅；五歲翻譯凱撒的「高盧戰役」；八歲時，歐幾里得幾何學已像小孩子的玩意兒。而家庭教師每次熱切的報告時，他母親總會露出她著名的微笑，就是現在掛在那間悲慘的側廳裏，壁爐架上的肖像中畫家捕捉到的微笑。還有，他父親也曾微笑，也曾以他為傲。

噢，這些年來傑斯也許並不常見到雙親——同階層的小孩都是如此。有爵銜的父母深陷在他們的社會地位所應盡的義務裏，忙得無法留意一個成長中的孩子日常的瑣事。但從傑斯懂事以來

，薇妮和德瑞每一週總會固定一天與他們優異的兒子共進晚餐；他們早就發現他的談話愉快而成熟。而隨著每一次這種珍貴的時刻，年輕的傑斯對父母的愛及尊敬就增長一些；他們的表現就像忠實而熱戀的一對，不僅熱愛他們早熟的兒子，也彼此相愛。

他怎麼可能錯得這麼離譜呢？

無法再承受這些辱罵聲，傑斯生氣地揮掉臉頰上的淚水，轉身朝他的房間走去。他的侍從正在等他最後的指示，好把行李打包送往牛津；傑斯想盡快離開。

「傑斯……」

他聽到有人輕聲叫喚他，抬起困擾的銀灰色眼睛，望向站在門廳底端高瘦的家庭教師。懊惱的表情短促地掠過他年輕的臉上，然後他不悅地皺起眉頭；在這世上，他最不希望被龍湯姆看到他現在的樣子——痛苦地對所聽到的事訴諸眼淚。他恐懼地了解湯姆也聽到了——側廳裏憤怒的互罵聲仍持續著，他們憤怒的語氣無疑就是使傑斯苦惱的原因。

「什麼事，湯姆？」男孩簡短地問。他竭力地試著撫平聲音中的顫抖，用長久約定的親暱稱呼對家庭教師說。二十五歲的湯姆並不比他的學生大多少，但在他們認識的這五年間，卻已建立起超越師生的兄弟感情。

「你先在馬車裏等我吧，」傑斯暴躁地說，假裝他不必提高聲音去蓋過側廳中的吵鬧聲。「我們不是說好在那裏碰面的嗎？或者你決定不陪我走這段旅程了？」

龍湯姆注視著他的學生英俊的臉上冷靜而自制的表情，覺得心疼不已。他們真該死！他看看緊閉的側廳憤怒地想。他們為什麼就不能稍稍克制自己，到孩子離開後再吵？

但是湯姆知道原因。所有公爵宅邸裏的僕人和職員都知道；這些年大家都努力地不讓這孩子知道父母婚姻觸礁的真相。公爵和他的妻子經常不在家，保住這個秘密一直很容易；他們對年輕主人的愛及關心，使他們成爲心照不宣的同謀，保護他不受父母醜陋的傷害。

年輕的傑斯自然會對公爵及公爵夫人存有理想的印象。他在衆人的保護下不知道他的父母其實很像一對自私而驕縱的小孩，也像許多貴族一樣，被沒有愛的婚姻綁在一起。他們不同床已經有好多年，而且各有各的情人。

但是，就跟其他的僕從一樣，湯姆知道昨晚公爵及公爵夫人之間的事情爆發了，起因是昨晚賀德瑞親眼逮到妻子不貞的行爲。當然，他早就知道她有這樣的行爲，但爲了他們在倫敦上流社會及兒子面前的形象，他選擇了不予理會。但是昨晚的事超過他能容忍的範圍：她居然把情人帶上「他們的床」！使得他無法再視而不見。

但這男孩怎麼辦？細察面前這張小心克制的臉龐，湯姆問自己。伸張家族榮譽必須以這孩子的痛苦爲代價？值得嗎？

知道傑斯不願別人分擔他的痛苦，湯姆小心翼翼地伸出安慰的手。「傑斯，兄弟，我……」
「今早我們不要再浪費任何時間了，好不好呢，湯姆？」傑斯突兀的說，很快地離開家庭教師，轉向門廳後面氣派的樓梯。「我現在去讓腳伕送行李下來，麻煩你看著他們放好。」男孩說完，堅決地邁向樓梯。

湯姆知道，這是個請你離開的命令。他的學生一直是個無憂無慮、討人喜歡的年輕人，對僕從說話總是很和氣，又很容易開懷微笑。但在某些少數的場合，當他的不悅被惹起時，他就會表

現出這種冷酷無情的樣子；這就是有一天他終將成爲一個有權勢的公爵的證據：在他孩子氣的外表下是一顆鋼鐵般的心，違抗他的必會遭到痛苦。

嘆口氣，龍湯姆望著男孩修長的身影上樓。他朝側廳的方向投下忿怒的最後一眼，朝馬車走去。

半小時後，這輛富麗堂皇、設備完美的馬車行過倫敦西區的街道。這一天天色非常昏暗陰霾，空氣又濕又髒。倫敦市民試著抵抗寒冷時，無數煤灰混著煙霧從煙囪湧出來。

馬車裏，龍湯姆拉緊斗篷，卻在審視對面的男孩後忍不住微微顫抖。從他們離開宅邸後，傑斯臉上的表情就沒有改變過。他們離開前，男孩似乎想了很久才留下一張簡短而潦草的告別短箋交給男僕之一。從那時起，年輕的臉就一直刻著冷酷無情的線條，嚴厲而頑強。

然而依湯姆猜測，在這張無情外表下的感情早已翻騰。這孩子原本有熱情的天性；在他們研讀時，他常常見到他被一首特殊的詩篇或是一段文章所感動。

麻煩的是這次他的情感受到的衝擊遠比文學詩章來得真實又具毀滅性；這次他年輕敏感的心被「家」這樣原該十分親密的東西所傷害。

都是這種被稱爲婚姻的該死制度！家庭教師生氣的繼續對自己說。那種沒有愛的失敗契約，把兩個人的一生綁在一起，完全不顧他們對彼此的觀感。

哈福林公爵和公爵夫人並不是壞人，家庭教師沉思地繼續望著少爺小心克制的臉龐，但他們正以最糟的方式成功地傷害了自己的兒子，使一切的美好幻滅了。其實，賀德瑞和他在血統、頭

衡和財富上都勢均力敵的美麗新娘，分別來說都是很好的人。

高大英俊的公爵是湯姆見過最迷人優雅的男人。受到僕從及同階層的人愛戴，擁有銳利的機智及隨和的態度，馬上能使他周遭的人感到輕鬆自在，在社交圈中，一向以慷慨聞名。

至於他的夫人賀薇妮……除了是同齡婦女中最美麗的女人之外——「舉世無雙」是艦隊街對她的稱譽——她擁有活躍的才智，卻又聰明地把它隱藏起來，（在當時的社交圈，聰明並不是女子應該具有的美德。）但用在管理她丈夫六座宅邸的複雜家務上，可是相當有效率。

然而不和諧的婚姻卻引出他們天性中最壞的一面，湯姆隨著漸增的怒氣想著，它的影響現在已不可避免地到達了孩子的身上。

男孩僵硬的表情更確認了他的想法，他感到需要做些什麼來突破那種虛假的冷漠，卸去一些藏在心中的傷害。

「爵爺……傑斯……」他小心地開始，有個計畫剛在他心中形成。

男孩陰暗譏刺的視線從佈滿濃霧的單調街頭轉過來，他剛剛一直淡漠的研究外面。「什麼事，湯姆？」聲音和他的眼神一樣冷淡。

湯姆從放在他旁邊的旅行皮箱中，拿出薄薄一本讀過多次的書。「從路況判斷，我們另一半的旅程，至少要再花一個小時，那麼我們何不善加利用呢？也許可以從以前讀過的東西中再發現些什麼。」

男孩瞥向他手中的書，黑亮的眉毛揚了起來。

「當代的『智慧導師』是最好的精神食糧了，」家庭教師繼續說。「啊，就是這裏！我們一

直沒空討論的詩，一個星期前我們讀布萊克作品時，星期四，記得嗎？我們在上課中被打斷，那時……」

「我記得原因，」傑斯猝然說。「也記得這首詩。」他盯著教師手中的書看了一會兒，然後遇上他懇求的眼光，讓步地嘆口氣。「好吧，湯姆，開始上課吧。」

湯姆鬆了一口氣，從胸前的口袋拿出他的眼鏡。「『倫敦』這首詩似乎是個好的開始。」開始讀：

我漫步走過特權的街道／特權的泰晤士河流過的近處，
在我見到的每一張臉上／刻畫脆弱，刻畫著悲傷。

在每個人的哭喊聲中／每個嬰孩害怕的啜泣聲中，
每一聲都是一個詛咒／我聽到心靈的束縛：

掃煙囪的人如何哭喊／在每一個使教會驚駭的黑暗角落，
而不幸士兵的嘆息／混著血流下宮殿的圍牆。

但穿過午夜街頭我聽見最多的是／年輕妓女的詛咒如何
摧毀新生兒的眼淚／並瘟疫般的摧殘婚姻的靈柩。

湯姆把書放低，充滿希望的看著他的學生。「相當令人驚訝的暗喻，尤其在最後，你不認為嗎？」

傑斯平穩的注視他一會兒，暫不接納湯姆明顯的意圖。這是他們曾徹底討論過的主題——威廉·布萊克對當今社會上腐敗的價值觀念有所偏執，他認為與官僚制度結合的，譬如教會或是婚姻，其實都是很腐敗的。湯姆個人對布萊克也十分著迷，他幾乎完全相信「婚姻扼殺真愛的喜悅」，而且在布萊克的作品中找到了印證。

算了吧，我的朋友，傑斯想著，你和你最喜愛的天才詩人也許是對的，但我不會因此便剖腹挖心地傾訴我如何深受其害。唉，上帝！父親！母親！你們怎麼能欺騙了我這麼多年？

用盡他擁有的每一分自制力，傑斯壓下心中翻騰的痛苦，像平常一樣聳聳肩，平靜地對他的良師說：「我比較喜歡他對掃煙囪人的論點，湯姆。它讓我想起布萊克的另一首詩。你知道的：『掃煙囪的人』？」

運用他與生俱有的記憶天賦，傑斯開始引述：

雪中一個小小的黑色物體，
用悲哀的音符哭喊：「掃吧！掃吧！」

「你的父親和母親在哪兒？說呀？」

「他們都上教堂祈禱去了。」

「因爲在石南叢中我快樂，

「在冬雪中我微笑，

「所以他們給我穿死亡的衣服，

「教我唱悲哀的歌，

「因爲我快樂、跳舞、唱歌，

「他們認爲自己沒有傷害我，

「而去讚美上帝、神父和國王，

「用我們的悲慘組成一個極樂世界。」

傑斯唸完後淡淡地一笑。「你瞧，湯姆，我剛發現，布萊克作品的主要價值，在於它們能強調出生命中的殘酷——它的冷酷與無情，特別是我們所生存的這個『美好的』年代。」

看著他，看著這雙眼中嶄新的譏諷，讓湯姆直想流淚。這男孩完全沒有抓到他的重點——或者，他是故意忽視它。湯姆吸了一口氣，正準備要告訴他更多時，外面的街上傳來一聲大喊，他們兩個都傾向窗口，想知道怎麼回事。

「讓開！讓開！」他們聽到一個粗暴的聲音從車外聚集的群眾中傳出來。然後感到馬車嘎地停下來，無數的聲音把街上的吵雜聲變成忿怒的叫囂。